

# 廣東農民的仇恨和喜悅

——記廣東省土地改革展覽會

周增恬著

華南人民出版社

是的，正如方副主席所指示的，任何人都應參觀廣東省土地改革展覽會，來受一次很好的階級教育。參觀廣東省土地改革展覽會，雖是短短的時光，却像經歷着無數的年代。像經歷過封建統治的悲慘日子，與農民一起嘗受痛苦；像經歷過農民鬥爭的偉大年代，感受到農民革命氣概的雄偉；跨過這些歲月，到了今天——光輝的日子，更與翻身農民在一起，融浸到興奮的大海，受着歡欣浪潮的沖激。

從展覽會中，人們會知道：地主爲什麼富？農民爲什麼窮？地主的罪惡有多大？農民的仇恨有多深？

遼闊而肥沃的田園，是勤勞的農民，子孫相傳地所開墾、灌溉、耕耘出來的。血汗凝成的成果，本應是廣大農民所得。但，在過去黑暗的社會裏，殺人的強盜到處橫行。這些強盜就是地主。他們明搶暗奪，無所不用其極的來掠奪農民的財富。

## 一 在封建統治下農民的苦難

地主惡霸霸佔農民的田地，地主惡霸這些魔鬼們知道，他們之所以能壓榨得農民喘不過氣來，是因為他們佔有田地的緣故。於是魔鬼們就橫蠻無理的來偷、搶農民的田地。

在展覽會第一部入門不遠的地方，擺着一張契約，這是假的契約，是地主搶劫農民田地有力的罪證。茂名縣第二區泗水瀾村貧農陳亞三，在十一歲的時候便死了父母，只剩下她一個十五歲的姐姐亞鳳，依靠父親遺留下來的幾畝田來過活。但，地主眼中只看到錢和地，不管別人死活，更不管零仟孤苦的孤女的悲慘遭遇，反而認為可欺。地主陳文林誣說陳亞三的父亲生前欠了他的錢未還，於是奪了陳亞三藉以過活的田地和房屋。還強迫陳亞三在契約上打指模，於是陳亞三的田地、房屋就這樣被地主陳文林霸佔了。

番禺縣第一區沙灣鄉惡霸地主何桂彬的三萬多畝田是怎樣得來的？何桂彬的

祖父原來只標投了二三十畝公嘗田，做二路地主；到何柱彬父親一代，封建勢力長大了，就勾結日寇、漢奸、土匪，公然霸佔土地；到一九四九年算一算，共騙奪土地八千多畝，霸佔柏園七千多畝，侵吞公嘗田一千五百畝，其餘的是歷年剝削農民聚積而來的，總計八十三年來從農民身上榨取了地租一千零二十四萬多擔穀。

地主的罪惡，到這裏並沒有停止，他更狠毒到要侵吞整條鄉農民的土地和房屋。提起這些事情，順德縣第九區福岸村現在僅存的一百多人就憤恨。事情是這樣的：福岸村惡霸地主李紹，在一九四二年勾結日寇，做了『偵緝大隊長』，就指使爪牙覃少石恐嚇農民說：『要賣族搬去別處住，才能安居，不然就很難活下去了。』並強迫農民在賣村契上簽字。賣契上部分這樣寫着：『今因國亂世飢，更被鄰族侵凌，雖有家鄉，難以棲息，泣聲載道，餓殍載塗……現在情形，非遷徙不能安居……賣族遷徙，另覓樂土……一賣千休……』強盜地主李紹，就把全村的一切土地和房屋，統統霸佔爲自己所有。使五百多個農民，喪失了土地、房屋，迫到流離失所，家破人亡。

原屬農民的土地怎樣落在地主手上，不是很明顯了嗎？

土地落在地主手上，這僅僅是地主對農民更殘酷的壓迫剝削的開始。

## 殘酷的經濟剝削

地租剝削真是驚人。南海縣第一區農民長石沛耕地主五分田，每年只能收穫二百五十斤穀，却要交租一千一百一十二斤。番禺縣第一區沙灣惡霸地主何柱彬出租田給農民，九分二作一畝，每『畝』每年收租穀四百三十四斤十二兩，另大秤收入、風櫃損耗、信物等等加起來就達四百八十六斤二兩穀，而每『畝』每年只能產穀四百八十斤。農民耕何柱彬的田，沒有不賠本的。

地租之外，再加高利貸，農民就不能不愈來愈窮困。高利盤剝厲害到什麼程度，從一個例子就可以看出來。豐順縣埔北鄉農民黃榮色、黃里仁在一九三三年欠下地主張元勝二百九十一斤穀，從一九四〇年起利上加利，七年後本利就滾到四十八萬九千七百九十八斤。

走進展覽會第一部，看見了很多的秤、斗等，這些都是地主殘酷剝削農民的工具；這些工具沾滿了農民的血和淚。

展覽會中擺着一架風櫃。這是廣州市郊西村區南岸地主蔡百達收租穀時用的風櫃，穀口只有一個（比普通的風櫃少一個），而且很小，下穀慢，而搗風大。

每一百斤穀經過這個風櫃一搗就少了七、八斤。風出的穀亦歸地主所有。

展覽會中擺着一對夾心藤絡。這是番禺縣第八區全溪鄉地主宋伯全的鬼把戲。當宋伯全放高利貸穀給農民時，就用這夾心藤絡來擔穀，驟眼一看，那藤絡與普通的沒有兩樣，但其實是夾心的，中間藏有鐵圈。這樣就重了九斤一兩。

在一堆的斗中，有一個斗是普寧縣第二區白沙隱村地主秦典裕的。那個斗，裝有彈弓，能上能落，這樣一伸縮的相差就是五斤。

至於額外剝削，更是名目繁多：禾更穀、護沙費、壯丁費……，地主就這樣挖空心思、想方設法把農民創造出來的財富搜刮得連禾稈也不多剩一根。

### 窮兇極惡的政治壓迫

地主惡霸不但把農民創造出來的財富搜刮得連禾稈也不多剩一根，而且，在政治上的壓迫也同樣是兇惡的。在封建統治下，農民的生命沒有任何保障。走過展覽會第一部，就可以看到陳列着的人的心、膽、耳、手和頭。這些駭人聽聞的野蠻暴行，是令人不可容忍的，這些人的心、膽、耳、手和頭不是在陳列，而是在那裏控訴，控訴地主惡霸的滔天罪行！

新會縣禮樂鄉惡霸曾國璇殺了幾百個農民，爲的是他的母親要吃人膽，『延年益壽』。展覽會中那塊人膽，是曾國璇打劫江門範埠羅崗的一間小學，把一個小學生拉到三河（基圍）殺掉，取出膽後賣給張國村的地主曾堯佳父親的。今年六月七日門倒了曾堯佳後，才在其家搜了出來。廣寧縣惡霸地主陳新桂殺死了數十個農民，剖開農民的胸，取出人心來吃。

番禺縣深水鄉萬山村惡霸地主李錦桓，洗劫萬山村，將貧農許奕擄去，並割掉了他的耳朵。

一九四六年，貧農鍾新岐因爲母親死了，沒有錢安葬，就向惡霸地主鍾錦順借錢。但鍾錦順不肯。鍾新岐感覺到很氣憤，暗地說：『你霸耕別人的田地，小心游擊隊來清算你。』這些話被惡霸鍾錦順知道了，只爲這幾句話，他就指使爪牙鍾新枝去打斷鍾新岐兒子鍾滿福的手。

在一九三九年六月間，東莞縣第二區金桔鄉農婦黎蘭，有一天路過大山墟景山社附近的時候，碰見了惡霸地主艾黃渠。這個禽獸就想強姦她，但我們農民婦女是有氣節的，憎恨、鄙視這些禽獸，黎蘭抗拒這種獸行。結果就被惡霸艾黃渠擊傷了頭部。

還有更殘忍的。始興縣第二區羅圍村孕婦葉賤如，在一九四九年十月的一

天，上山去砍柴，被惡霸賴正生強姦後用刀砍死，分屍五段，造成一屍兩命的慘案。這把刀還陳列在展覽會中，看了這把刀，使我們更體驗到農民的疾苦；但，見到這把刀，我們會更仇恨萬惡的地主。

訴地主惡霸的罪惡，真像嗚咽的流水，訴不完。

我們說地主惡霸不是人，這些傢伙好像生來就是爲了去謀財害命；生來就給人們帶來災難似的。我們從下面的一個悲慘故事中，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地主惡霸在那裏，那裏家家戶戶的生活就沒有保障。

是一九二六年的事了。東莞縣官派村有個地主惡霸叫周奴的，經常和土匪勾結，欺壓全村農民。周奴有田與農民周始的田地毗連。他存心霸佔周始的田地，就將田基移到周始的田上來，因此與周始發生了衝突而懷恨周始。有一次，他拿土匪的打單信向全村農民要錢，其實是他和土匪分贓。周始在農民面前說過一些正義而對他有礙的話，他就圖謀殺害周始。他勾結土匪把周始擄去，加以種種的酷刑，後來將周始用鐵索綁住，用槍桿打破了頭，打斷了腳，投下河去，並以駁壳槍一連射擊了幾十槍。

周始的妻子從河中撈起了周始的屍體，天天痛哭，流淚過多，悲傷過度，雙眼也失明了。

但是，惡霸地主周奴並不因周始死了就了事。想斬草除根，殺害周始的子女，奪取周始的田地。迫得周始的家庭分散了，使年幼的孤兒過着無依無靠的流浪生活。

農民的血流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流在自己親人的心裏。這些血使仇恨的怒火燃燒得更猛烈。

牆上掛着一件血衣。那是陸豐縣第六區青塘鄉貧農的兒子黃禮的。黃禮已於一九四〇年二月二日被地主殺害了，但是血衣還在，仇恨還深。事情是這樣的：青塘鄉地主黃培雄於一九四〇年間與地主黃禮恩妻通姦，這些醜事被黃禮等發覺了。地主雖是男盜女娼，但還要滿口仁義道德，來欺騙農民。地主黃禮恩覺得醜事被揭穿了，那就不得了，於是就陰謀殺害黃禮來滅口。在一九四〇年的二月二日，地主黃禮恩就說請飲酒，把黃禮騙到屋裏，用柴刀把黃禮砍死。黃禮的母親，悲傷兒子的被害，痛恨地主的暴戾，就把兒子的血衣弄回來，洗乾淨，補好，穿了十二年。這慈祥的母親，她是洗去悲傷，把仇恨一針一針的縫在那破爛的血衣上，是把希望一針一針的縫在破爛的血衣上。苦難的農民是知道終有一天，他們會迎接那復仇翻身的日子。

地主階級的殘酷無以復加，展覽會中擺着的刑具觸目驚心地告訴人們：地主

階級在如何製造罪惡，野獸們的魔爪，沾滿了多少勞動人民的鮮血。老虎橙、『過壁穿』、電椅、囚籠、鋼鞭、銅錘、扇劍，這不知奪取了多少的農民的幸福和生命。

### 挑撥械鬥，以便利其反動統治

地主階級除了窮兇極惡的直接殘殺農民外，還有更毒辣陰險的統治手段，就是欺騙農民，挑撥械鬥，使農民自相殘殺，而地主階級在屍骨堆中、血汗河裏，就可以吸吮得更厲害，搜括得更多了。東莞縣第七區地主製造紅白旗的械鬥，就是很明顯的例子。紅白旗械鬥，在近百年來鬥了三次，最長的一次鬥了十八年。

最後的一次，在一九四七年農曆二月十五日，紅旗（深巷村）與白旗（鐵崗村）又因築壘的問題，被地主從中挑撥而發生械鬥。地主強迫農民參加械鬥，如不參加即所謂『革胙』趕出族。這次械鬥牽涉到四十多個村莊，雙方共有一千四百多人參加，鬥了一個多月。鬥的結果，是農民死傷了二十多個人，荒蕪了三千多畝的田地，而且被迫『捐』出的費用超過了一百萬斤穀。而地主呢？却吃得更肥了。

利用迷信，欺騙農民

地主階級還用『福由天賜』等的風水命運來麻痺農民，說什麼農民受苦是『註定的』，要農民任由他們來擺佈、剝削。如番禺縣第六區均和鄉大朗村惡霸地主黃應球的妻蘇妙卿，就一向利用迷信來欺騙農民，說她能『禁死人』。她將病死了的農民的年庚八字，寫在紙人上，用針刺紙人的心和五官，用木箱裝好埋在地下，再請『算命先生』來拜祭，造謠說是她『禁死』的。她用這種陰謀恐嚇農民，使農民不敢反抗她。這次土地改革展開後，農民在她家裏搜出一個小鐵罐，其中有二十多年前她造謠『禁死了』的，而實在是患病而死去的農民黃品庇的年庚八字，揭穿了她的陰謀。

番禺縣第七區江連鄉長江村，有一個地主婆叫林金意的，兒子蘇英尚在七歲時便死了。林金意特地做了一個木頭人，利用封建迷信來欺騙農民，說她的兒子升了仙，能醫百病，自稱仙姑，到處招搖撞騙。鄰近水壓村的一戶農家，有個女子叫江清秀，很小的時候便死了父母，靠她的叔母來養活。一九四五年她的叔母病了，去求地主婆林金意治病。地主婆林金意早就想替木頭人兒子娶一個老婆，

將來好作婢女使用，便欺騙威迫江清秀叔母，將十六歲的姪女嫁給木頭人。江清秀被迫和木頭人同睡，早晚裝香、倒茶侍奉木頭人；白天替地主婆到田裏做工。從早到晚，時常還要挨地主婆的毒打。在封建社會裏，江清秀受盡了屈辱和摧殘。

### 地主惡霸勾結帝國主義、反動官僚來壓迫剝削農民

地主惡霸還藉着帝國主義的勢力，披着宗教的外衣，勾結國民黨反動官僚，用殘酷的手段來壓迫剝削農民。

所謂天主教堂神甫劉謙常，原是順德縣的地主，於一九二七年間到博羅縣柏塘鄉。他裝着傳教的偽善面孔，勾結當地反動地主惡霸朱玉波、陳紹廉、嚴卓、張石揚等，脅迫農民信教，並假藉神甫的身份出面處理鄉內的大小事情，欺凌壓迫農民，無所不爲。農民張伯六和張長安一提起劉謙常便咬牙切齒，非常憤恨。張伯六的媳婦是被惡霸地主朱偉民強姦後又被逼自殺而死的。張長安的媳婦陳長娣則是在一九四八年被惡霸朱玉波夥同朱偉民拐騙並殺害了的。而朱玉波、朱偉民這兩個兇手和劉謙常互相勾結，他們都在劉謙常的庇護下逍遙法外；張伯六和張長安則因劉謙常主使偽鄉長朱玉波等進行恐嚇威脅，不能提出控訴，沉冤莫

伸。當地羣衆都說：『劉謙常表面是神甫，其實是柏塘鄉的土皇帝。』

博羅縣的農民一提起『神甫』劉謙常橫蠻無理霸佔農民土地的罪惡就怒火衝天。劉謙常曾強佔農民三石多種田地。一九四〇年，農民朱觀水在河唇沙壩開了一斗種的荒地，劉謙常却說：『沙壩地靠近我的田，我田以河唇爲界，你這塊田地要送給我。』就明火搶劫的硬把朱觀水的田地霸佔了。廿多年來，『神甫』劉謙常就這樣地在柏塘鄉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壓迫和剝削。

又如始興縣第二區的所謂牧師凌德淵，實際就是一個特務。這個『牧師』，過去藉着帝國主義勢力而大量掠奪農民的財產，一堆堆的田契、借據和農民的控告書，就是無可狡辯的證據。這個『牧師』，這個地主，爲什麼會得到帝國主義的『垂青』？原來這個掛着慈善招牌、滿口仁義道德的『牧師』，是祖國的叛徒，他出賣祖國，直至在解放後，他還向帝國主義傳遞祖國的消息和情報。

所以我們說地主階級的罪惡是和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分不開的。

過去的農村是地主階級的王國，地主惡霸有無上威權，可以印鈔票，可以訂『鄉規』。這些『鄉規』，每一條都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敦孝弟』是要農民服從地主，『重農桑』是要農民供養地主，農民耕公嘗田交不起租就要『革出』，地主吞沒嘗產，農民那敢說半個『不』字。所謂宗法，實

實際上是地主階級的法，是套在農民頸上的繩索。

上面這些血淋淋的事實，使我們看到地主階級的面目，就是這樣醜惡、猙獰，大大激發了我們的階級仇恨！

## 二 一面是極端窮困，一面是荒淫無恥

地主在農民的屍骨堆中，築起高樓大廈，過着驕奢淫逸的生活。而農民却眼望着地主，把自己勞動的成果像流水一樣的傾瀉出去。千千萬萬的農民在那不合理的制度下，過着悲慘的生活。

順德縣第十區貧農梁潤娣，割了禾，交了租，糧食就差不多光了；秋去冬來，又冷又餓，丈夫挨不住，死了，沒有棺材，只得把家裏僅有的一張單被，裹着丈夫的屍體抬去埋葬；但在那寒風透骨的天氣裏，冷得實在沒有辦法，過了三天，又去把丈夫的屍體挖出來，把那張單被剝回來蓋。但一張單被那能抵禦刺骨的寒風？在過去的日子裏，只有讓悲痛變作爲一滴一滴的熱淚。

農民蓋的、穿的，那裏是被服？而是稻草、蔴包、縫起來的無數塊破布；農民靠這些過冬，不知多少年了。

中山縣東區鄉貧農梁榮業，一家人只有一條褲子，輪流穿了六十年。始興縣馬眼村貧農賴紹行，一件棉衣穿了五代一百一十五年。高要縣貧農謝國二妻的爛衫，已經穿了六十年，當初的單衣只有六兩重，但在悠長的日子裏，補來補去，補成了一斤十二兩重。中山縣第十區農民梁錫培，一張牀被蓋了四代一百八十年。番禺縣第七區高鄉何埗村貧農姚陳氏的蚊帳，用了八十年，那簡直已不成爲蚊帳了。像這樣的事，數也數不清。

說起農民的家來，又是多麼傷心。中山縣貧農吳美好過去的『家』，是一隻擋不住風吹、日晒、雨淋的爛艇。就是那隻小小的爛艇，竟曾住下一家八口人。

糧食是農民種出來的，可是農民吃不上糧食。黃狗頭、野葛菜、石斑葉、木瓜心，都不是人吃的東西。不吃，餓死；吃多了，臉黃、腳腫、頭痛、嘔吐、瀉血，還是死。曲江縣第三區農民黃苟風去挖蕉頭、野芋頭、馬蹄基等混合來吃，食後中毒，全身黃腫，死了；鍾官玉挖土茯苓來吃，吃後痾嘔，不久又死了。死亡天天威脅着農民。

除了雙手，一兩件簡陋的農具，農民還有什麼？沒吃沒穿，更談不上有什麼用具了。展覽會第二部陳列着一個瓦罐子，是一個貧農從山上檢回來的，原來裝着死人骨頭，這個貧農拿來洗臉、洗腳、洗菜、盛飯，用了十多年。

惠來石獅鄉農民林才喜有一隻水勺。這隻水勺是怎麼來的？說起來有一段慘痛的故事：十六年前，林才喜欠地主三十九塊錢，還不起，地主追得緊，迫着賣了兒子，得錢還了債，剩下一塊錢，就買了這隻水勺。林才喜每看到這隻水勺，就想起兒子。任何人在展覽會中看到這隻水勺，也不能不體會到農民的痛苦。

在地主階級的壓迫剝削下，無數代的農民就是這樣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地主階級掠奪了農民的勞動果實，盡情揮霍，荒淫無恥，到了極點。

展覽會中擺着地主的鴉片烟床、烟燈、烟槍、麻雀牌、天九牌、畫上了春宮圖的茶盅；地主的生活離不開這些。至於其他吃的、穿的、玩的，更是應有盡有。寶安沙井地主陳計旺的妾侍就有四大箱四季衣裳，他本人就不用說了。新興五區反動官僚地主李耀漢做了一套制服，所花的錢足夠一個農民吃二十年。大魚大肉不算，還要『補身』，吃一兩人參、鹿茸就去了一個農民一年多的糧食，有個地主還想出什麼鷄卵浸酒的新花樣。

地主活着浪費農民的血汗，死了還要浪費農民的血汗。南海地主陳偉圖一副

柳木棺材就值一萬斤米，『壽衣』全套十五件又值一萬斤米，死了還要把一個農民七十年的糧食帶進墳墓。

飽食終日，地主要玩古董。有個地主不知花了多少錢，弄了一個鴛鴦蛋回來。另一個地主竟然把自己的長指甲剪下來，用玻璃盅裝着，供自己『欣賞』。在展覽會第二部很清楚地看到，在封建制度下一面是辛勤耕作的農民的極端窮困，一面是不勞而獲的地主的驕奢淫逸。這種情況，使人再也不能容許存在下去了。

### 三 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翻身鬥爭

是的，這種情況是不能容許再存在下去的。農民的苦難日子總有盡頭。

勤勞勇敢的中國農民，爲了從地主階級的殘酷壓迫剝削下翻過身來，在歷史上曾經進行過無數次英勇的鬥爭。這個鬥爭在近三十多年來，因爲有了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就取得了勝利。